

20世纪世界小说经典

第1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吕同六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吕同六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4

ISBN 7-5080-0559-7

I 二… I. 吕…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91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5印张 2110千字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115.00元

《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吕同六		
副主编	王智钧	雷 达	钱善行
编 委	王逢振	王智钧	吕同六
	陈众议	钱善行	雷 达
	韩耀成	谭立德	

出版说明

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小说在其内在品格上发生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小说家们的推动下,被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二十世纪小说,经历了许多色彩纷呈的发展阶段,其艺术表现方式更趋于完美和多样。

本书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对二十世纪小说进行了检阅,将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经典作家的峰巅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人们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二十世纪小说的发展源流、它的多种多样的流派和代表性作品;它既是小说经典的汇集,又是二十世纪小说发展史的更为直观的展现。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专家学者组织编选,既考虑到权威性、科学性,又兼顾到实用性,为一般读者所能接受。书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第一次向国内读者介绍。

本书与我社同时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互为关照,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作品、理论系列,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要。我们期望着读者的青睐,更期望读者给以切实的指导和批评,以便再版时能够使之更趋于完善。

华夏出版社文艺编辑室

前 言

吕同六

我们行将告别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航船的桅顶，已然显现于地平线。

今天，正是对二十世纪文学进行一番回顾的时机。于是，《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和《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应运而生。这两套丛书的旨趣，便是对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理论与作品，作一整体的回顾，并择其精华，予以集中的展示。

二十世纪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最缤纷多姿和最变化多端的文学。在人类文学史上，从来还不曾有过一个历史时期，像二十世纪这样，涌现出如此繁多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产生过如此热烈的争鸣和探索，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变革和发展。

二十世纪文学，又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文学”。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交流、渗透、移植和融合。同以往比较，这种交流是以空前快捷的速度，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以双向或多向的形态进行的。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学，再也不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求得发展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也以空前的深度与广度同世界文学实

行着交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过去的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了（除去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文学长河中掀起的几次高潮，文学园地的数度繁荣，全是同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息息相关的，例如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学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钱钟书、冯至等前辈大家，无一不深深受到外国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同时，他们又在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为传播外国文学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集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于一身，融作家与学者为一体，成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和融合的最富于说服力的体现者和见证人。

提及二十世纪文学，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文学愈益受到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电影、音乐以及医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科学技术的影响。它们或成为产生新的文艺思潮的动因，或影响和改变着作家的艺术观念、风格、技巧，或化作文学作品有机成份。它们同文学的关系，实在可以说已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程度。

同十九世纪比较，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乃是它有力地揭示了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于实验性和对意识的描绘。

在十九世纪，甚至此前较长的时光里，小说的基本特性大致上是稳定的，这同那个时代社会态势和心理态势的稳定相关联。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面对工业、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面对剧烈的政治、军事变故，社会态势和心理态势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小说的传统特性被严重动摇。人们惊呼，小说发生了危机。于是，众多的文艺理论家和小说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小说的核心——艺术手段和模式——进行了种种新鲜有趣的理论探讨和变革性的实验。

这样，二十世纪文艺思潮波迭浪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的局面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学、新小说、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虽然有着轩轾有别的艺术纲领，但它们却贯串着一个共同点，即对艺术模式和手段的革新与实验。

艺术家们不再止于认知和展现人周围的客观世界和人的传统意义上的主观世界，而是把羽笔化作了钻杆，去深层次地勘探一直属于未知范畴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世界，去密切追踪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运动。潜意识和无意识诚然是奥秘、变幻、难以捉摸的，但它毕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真的、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内心世界。潜意识和无意识的世界有别于客观现实世界和人的传统意义上的主观世界，被称之为“第三现实世界”。对这“第三现实世界”的勘探与开发，无疑标志着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的新拓展，开辟了二十世纪小说的新天地，也意味着小说的艺术模式与手段的重大革新。

人们焕发了对小说创作的流程及其元素的新兴趣。俄国人别雷对小说家从取材、构思直至情节构成这一艰难、复杂、漫长而富于创造性的流程，作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法国人布托尔则从小说的观念和语言系统入手，对小说叙述的结构、技巧、时间、空间、速度、场景等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传统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的限制被大胆突破了。时空关系本是历史变化的范畴，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二十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毫不含糊地使时空关系这一小说元素发生了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巴赫金当是时空关系理论最独特、最有力的论者之一。

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它直截了当和明确无误地邀请读者参予作品。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创造者。

在克罗齐、巴赫金看来,文本的创造是由小说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伴随着读者从旁观者向创造者角色的转换,对读者的鉴赏趣味和批评水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克罗齐认为,读者既应置身于艺术品创造者的历史环境,又必须结合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因而应当具备历史的、文化的层次上的必要准备。

回顾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绝计不可忽略作家论作家和作家谈自己这两方面鲜活生动的思想材料。

小说家评论别的小说家,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内行看门道。萨特论福克纳、加缪,普鲁斯特论巴尔扎克,欧茨论卡夫卡,加缪、莫拉维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巴尔加斯·略萨的对话,虽不像正儿八经的理论文字那样道理高深,论证缜密,但论者慧眼识英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能洞察别人作品中包孕的最闪光、最具生命力的东西。

而作家谈自己,可谓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创作生涯、艺术观、价值取向和写作甘苦加以梳理总结,一一道来。从容不迫、自由自在的谈话,最能披露真情实感,也不乏理论的升华,博尔赫斯、昆德拉、萨冈、莫里森等的采访录,舒克申的自白等等,便是佐证。小说家的自述,不妨同他们的小说对照阅读,互为呼应,更添一层阅读的兴味。

小说理论领域还有一些长期争鸣,但仍不明朗,却又颇有价值的问题,自然也不应被摒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妨读一读尤瑟纳尔、泰戈尔关于历史小说的本质、历史小说中的小说与历史,莫洛亚关于传记小说中的小说与传记,莫拉维亚关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川端康成关于小说的意境,帕乌斯托夫斯基关于作家的修养等篇文字,它们无不是小说家们从不同的观点对小说创作规律的认知,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无不包含着真知灼见,给人以启迪。

关于二十世纪小说,可以这么说,从纵向看,各种流派、风格频繁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横向看,各种流派、风格又共存共荣。多元化、多样性,是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总格局。这是客观的存在,既不能生造,也不宜抹煞。

在这样的总格局中,每位作家要想占有一席之地,获得生存与发展,惟有坚持独创性。独创性是艺术的生命。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没有两片树叶、两朵鲜花一模一样;万千风情的文学园地中,也不应有两位作家、两部小说是毫无二致的。

论家曾说,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广阔的。这是不错的,我们既可读到索尔仁尼琴这样恪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也能领略肖洛霍夫在现实主义中透出悲剧史诗风格的小说,舒克申注重写意传神的现实主义小说。肖洛霍夫、舒克申同索尔仁尼琴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并驾齐驱。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意识流小说恐怕是最富挑战性、最有气势,并造就了最多的小说大家的流派。乔伊斯、普鲁斯特、沃尔芙、福克纳、施尼茨勒、曼加内利等意识流小说家,潜入情绪、想象和幻想,开挖本能和潜意识,借助时空蒙太奇、时序颠倒、内心独白、象征、自由联想等手段,捕捉和表现事件投射在人的感觉上的反映。在意识流小说中,读者只能见到人物内心的活动,见到描写对象直接地、戏剧性地展现出来,而难以发见作者的行迹。

新小说在二战后的小说界独树一帜。罗伯—格里耶、贝克莱特、杜拉等新小说家同传统小说家大相径庭,他们不注重塑造人,也不再以人为小说创作的中心,而着意展示围困现代人的物质世界。在新小说派作家看来,较之一向被视为万物灵长的人,物质世界是一个更为实在、更为直观的世界。毫不奇怪,在他们

的小说中,传统小说的结构从根本上被改变了。

皮兰德娄、卡夫卡、迪伦马特、布尔加乔夫的出现,给予二十世纪小说以连绵不断的强烈冲击。他们的怪诞小说善于巧妙编织不可思议、荒诞不经的故事,离奇古怪的结局,却又让人觉得那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荒诞性蕴含着哲理性。他们的作品石破天惊,给予传统的小说机制,给予人的灵魂以深深的震撼。

安德烈耶夫、塞林格、黑塞、茨威格和阿纳托利·金的小说,又是另一番风情。它们以心理分析见长,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小说,或者泛心理小说。但他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茨威格来说,他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讲故事高手,他的拿手好戏是把一则则故事细吹细打,竭尽渲染之能事,而对人物心理条分缕析的细致刻画,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久远的诱惑力。至于阿纳托里·金,他擅长不拘一格地把各种艺术手法融合于他的心理描写,则别开生面。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给当代世界文坛增添了奇妙壮丽的新景观。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学爆炸,是对旧的小说创作规范的爆破,是对传统的阅读心理的冲击。当然,拉美作家也不可一概而论,他们同样是各有千秋,自成一体。博尔赫斯把人生、迷宫和游戏编织成一个无比美妙的梦,把它呈献于读者的眼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用现实、幻想和神话的奇妙结合,对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进行艺术的解构和重构。本世纪上半叶,俄国作家别雷曾在一篇文论中谈及小说与音乐的关系,呼吁重视小说的音乐效果。来自古巴的卡彭铁尔同别雷很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思。他尝试把小说同音乐结合起来,使魔幻现实主义因优美的音乐效果而大放异彩。

二十世纪小说的多元化、多样性,还表现于小说的品种、体裁。倘使说东方诗圣泰戈尔以诗人的灵性,诗人的语言和诗的风

格，舍事写人，把他的“诗小说”奉献给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那末，蒲宁的散文小说，哈谢克的政治讽刺小说，森鸥外、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莫洛亚的传记小说，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小说，夏侠的借用推理小说某些手法的社会政治小说，海明威、卡佛的简约小说，都具有各个不同的品格和特性，显示着独特而永恒的魅力。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小小说这一别致的文学品种。从世纪初川端康成的“掌小说”，到当代曼加内利的“微型小说”，从匈牙利人厄尔凯尔·依斯特万的“一分钟小说”，到俄罗斯人蒲宁的小短篇，小小说也真可以说五花八门，繁富多姿，令人大开眼界。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萨凯蒂写的堪称欧洲最早的小小说的“故事”。可见这种比平常的短篇还要短小精悍的小说，确实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旺盛的生命力。小小说以最短小的篇幅，最少量的信息，去刺激读者最大的审美兴趣，引发读者最大量的想象，也使小说本身的容量获得最大限度的拓展。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螺丝壳里做道场。

小说不独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历史横断面呈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多样化景象，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作家身上，时光迢迢，其创作也会发生演变，失去原本的面目，而显露出另一副面孔。高尔基曾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而今天，多亏研究家们的查考，竟把他创作个性的另一面揭示出来，原来高尔基还是一位写意识流的小说家。他的《长脚蚊》是一篇有着鲜明的意识流特色的短篇小说。莫拉维亚五十年代写的《罗马故事》同偏爱写小人物的新现实主义十分相近，而六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却转向刻画物欲横流的梦魇世界里资产者的精神危机。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在小说中不断进行着实验。卡尔维诺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小说形式的探索，他的每一部小说从来都不在形式上

重复前一部小说，他的小说文本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回顾与总结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翻译、研究、教学、出版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也要求外国文学工作者以开放的姿态，外引内联，既多同外国学术界交流、切磋，又努力同国内文学界展开协作。倘使对二十世纪文学一知半解，不甚了了，却要去理论二十一世纪文学，夸夸其谈，这实在是很不严肃，也是毫无意思的。

《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下两卷，收入70篇涉及小说理论的文章。《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凡4卷，收入小说107篇。入选这两套丛书的作品，大体上在小说的观念、风格、形式、结构、技巧、语言等某一方面，或有所创新，或有所探索；同前人的作品相比，它们有所突破，或自有新意。它们都是从原文译出，新译约占三分之一左右。

受篇幅的限制，编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大部分长篇小说，而只择取少数代表作，用情节的介绍文字，串连节译的部分章节，以窥一斑。

本书即将付梓，我愿借此机会向华夏出版社表示谢意，有了他们的胆识和眼光，才有编选这两套书的计划。我也极愿对此书责任编辑陈泽顺先生表示感谢，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富有成效的。

鉴于二十世纪文学的无比丰富、多样，这两套丛书的编选难免出现疏漏，竭诚希望读者指正。

1995年金秋，北京

本 卷 目 次

前 言	吕同六(1)
古斯特尔少尉(1900年)	[德国] 阿·施尼茨勒(1)
墙(1901年)	[俄国] 列·安德列耶夫(35)
新 路(1901年)	[俄国] 伊·蒲宁(47)
橄榄油坛子(1902年)	[意大利] 路·皮兰德娄(59)
素 芭(1903年)	[印度] 罗·泰戈尔(70)
皇家贵族(1905年)	[丹麦] 亨·彭托皮丹(77)
愤怒的日子(1910年)	[俄国] 列·安德列耶夫(90)
死于威尼斯(1912年)	[德国] 托马斯·曼(109)
变形记(1912年)	[奥地利] 法·卡夫卡(183)
贡布雷(1913年)	[法国] 马·普鲁斯特(232)
重 园(1914年)	[俄国] 安·别雷(285)
死 者(1914年)	[爱尔兰] 詹·乔伊斯(324)
鱼玄机 1915年	[日本] 森鸥外(375)
他们生活的一年(1916年) ...	[苏联] 鲍·皮利尼亚克(389)
美丽的青春(1916年)	[德国] 赫·黑塞(402)

- 无 爱(1918 年) [苏联] 鲍·帕斯捷尔纳克(442)
- 龙(1918 年) [俄国] 吉·扎米亚京(452)
- 艾 蒿(1919 年) [苏联] 鲍·皮利尼亚克(455)
- 魔 术(1919 年) [日本] 芥川龙之介(468)
- 洞 穴(1920 年) [俄国] 叶·扎米亚京(479)
- 红 毛(1921 年) [英国] 威·骚·毛姆(492)
- 太阳的后裔(1922 年) [苏联] 安·普拉东诺夫(517)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 年)
..... [奥地利] 斯·茨威格(528)
- 热尼特里克斯(1923 年) [法国] 弗·莫里亚克(571)
- 长脚蚊(1923 年) [苏联] 阿·马·高尔基(635)
- 空中的路(1924 年) [苏联] 帕斯捷尔纳克(679)
- 胎 记(1924 年) [苏联] 米·肖洛霍夫(693)

古斯特尔少尉

[奥地利] 阿·施尼茨勒 著
包智星 译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作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喉科和精神病科医生。后来弃医从文,专事写作,是“老年维也纳”派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心理分析和意识流见长,著有剧本《阿纳托尔》、《逢场作戏》、《绿鹦鹉》、《轮舞》等,中短篇小说《古斯特尔少尉》和《埃尔泽小姐》等,以及长篇小说《通往自由之路》和《特蕾泽》。

《古斯特尔少尉》(1900)用内心独白的手法刻画了主人公一夜间的心理活动,是德语文学中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揭示了奥地利军人荣誉的虚伪。

(韩耀成)

到底还要演多久?我不得看看表……在这样严肃的音乐

会上看表恐怕不合适。不过谁看得见呢？即使有人看见了，那他也是无心在听音乐，跟我一样，对这样的人我不必不好意思。……才九点一刻？我似乎觉得已经在音乐会上坐了三个小时了。我就不习惯听这种音乐……到底演的是什么呢？我得看看节目单……啊，对了，是圣经音乐吧？我还以为是唱弥撒哩。这种东西该到教堂去演出。教堂也有它的优点，什么时候想溜就溜。——至少弄个靠角位置多好！——好吧，耐心点！耐心点！即使是圣经音乐也有完的时候嘛！也许这音乐是很好听的，只是我的心情不好。不过我的心情怎么能好呢？我是想到这里来散散心的嘛……倒不如我把票送给贝纳旦克就好了，他喜欢这种东西，自己又会拉小提琴。不过这样可能会伤柯裴茨基的感情。这是他的友好情谊，至少是好意。柯裴茨基是个老实人，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的妹妹也在台上唱歌。至少有上百名姑娘，个个都穿黑衣服，我怎能认出她来呢？因为他妹妹参加了合唱，所以柯裴茨基弄到了这张入场券……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呢？——再说姑娘们唱得真好。确实使人精神振奋——确实如此！好极了！妙极了！……我们大家鼓掌。我旁边的人发狂似地拍掌。是不是他真的喜欢？那边包厢里的那位姑娘好漂亮。她是在看我还是在瞧那边留黄色大胡子的先生？……啊，独唱！这是谁？女低音瓦尔克小姐，还是女高音米兰克小姐……这很可能是女高音……我已经好久不看歌剧了。即使歌剧本身是乏味的，我在歌剧院里却总感到心情愉快。后天我本来又可以去看歌剧《茶花女》的。不过后天我可能已是死尸一具了！啊！胡扯，我自己都不信！等着瞧吧，大夫先生，您不会说出这种话了！我要削去您的鼻尖叫您好看的……

我要是能仔细地瞧瞧包厢里的那位姑娘该多好呢！我想向我旁边的先生借用一下望远镜；他正专心细听，如我打扰他，他

一定会训斥我的……柯裴茨基的妹妹站在哪个位置上，我要不要将她认出来？我只见过她两三次，最后一次是在军官俱乐部……所有这一百个姑娘，是不是个个品行端正？啊呀！……“在歌唱团的合作下！”——歌唱团……真逗！我想象中的歌唱团总是与维也纳的歌舞演员们差不多，这就是说，我是知道的，其实不是一回事！……那次看了《绿色大门》的演出还留下美好的记忆哩！……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她后来从贝尔格莱德给我寄来过一张明信片……贝尔格莱德是个好地方！——柯裴茨基倒舒服，他现在早已坐在饭馆里抽他的维吉尼亚牌香烟了！

那边那家伙为什么总瞅我？似乎他发现我感到无聊，我不是听音乐的料……我要忠告您，还是收起您那无耻的鬼脸，不然等会儿到休息厅我要收拾您的。——他不再瞧我了！……让他们个个都怕我的目光好啦……不久前丝苔菲说过：“我见过的眼睛中你的最美。”……哦，丝苔菲，丝苔菲！——就是丝苔菲之过，使我不得不好几个钟头坐在这里受罪。——丝苔菲总是一再地写信拒绝，可真使我受不了啦。本来今晚可有多好呢。我很想读一读丝苔菲的那封短信。信就在身边。可是，如果我取出信夹，旁边那家伙会狠狠地盯我一眼的！——我知道信里写的是……她不能来，因为她必须与“他”共进晚餐……啊，一周前这事真滑稽，她和他一起在园艺协会，我和柯裴茨基面对面坐着；她一再地用眼波向我示意幽会，可他没发现——真教人难以相信！还有，此人准是个犹太人，可能在一家银行工作，蓄着小黑胡子……据说还是个预备役少尉！嘿，他要到我的团来受训那是不行的！他们还总把那么多犹太人训练成军官。——我对反犹太主义无所谓！新近在曼海姆家聚会时，出了那位大夫的事情……据说曼海姆一家都是犹太人，当然都受过洗礼了。……看不出他们是犹太人——尤其是那位太太……头发金黄，身材修美……总的